

阿克苏美食

□ 屠应超

2010年,随团去北疆游玩,为祖国边陲大好河山所陶醉,但在“吃”上面却未能好好体验。彼时,同行者以家乡年长者居多,一辈子嗜好咸鲜,闻不得羊肉味。等到带去的油炸带鱼、苔菜花生都告罄,只能满街找川菜馆子。北疆一圈游来,没进过地道的新疆饭店,只在旅途的倒数第二天,在喀纳斯的门口大啖几串羊肉聊以解馋,殊为遗憾。

此次进疆之前,亲戚朋友们得知我要援疆,开口都会问:“你会吃得惯么”?其实,我自幼随父母外出,家乡的涨网小海鲜吃得,东北的柴锅炖鱼也吃得;麻辣鲜香的川菜、湘菜乐在其中,浓油赤酱的上海菜也吃过好多年。至于,东瀛料理、欧美西餐也是来者不拒。所以,何止吃得惯,实在是胸怀祖国,放眼世界,所到之处,吃嘛嘛香!

刚到宁波对口支援的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,当地主人请吃饭,新疆之好客真是名不虚传,刚一坐下,连上四道主食,打头阵的自然是库车大馕。库车大馕较生平所见之新疆馕饼真可谓“骆驼之于黄狗,馍馍之于稀粥”。饼径两尺有余,上洒以切碎的洋葱、芝麻和红花等佐料,为避免火焰中毒气和其他有害物质的影响,务必使用红柳、杏木等燃料加热。刚刚出炉时,一口下去,焦香扑鼻,酥脆弹牙,感觉新疆的阳光在嘴里跳跃,那是粮食带给人纯粹的进食愉悦。

大馕之后,接踵而来的是烫嘴的羊肉烤包子、酸甜可口的抓饭,又连着一碗阳春面。吃完后,扶着肚子,对着一桌的羊肉串、馕坑肉,徒呼无奈。得亏主人善解人意,端上了一碗奶香浓郁的酸奶,解腻、去油、增香。

维族之好客,自打客人坐下端上来的茶也可见一斑。结交的维吾尔族同志,带着去吾买尔江“烤肉王”,一家当地颇有名的烤肉店。吃饭前,一道大碗的茶,内容颇丰富:有叶尔羌薄荷、枸杞、杏花、玫瑰花、红枣以及小茴香,然后,伴以冰糖、绵白糖。端起碗来,顺喉而下,百转千回,薄荷和茴香上冲脑门,杏花、玫瑰花缠绵舌头,枸杞和红枣则直下五脏,端得是百感交杂,九曲回肠。

翌日,有当地朋友送来薄荷冰糖,通体呈黄水晶色,泡开后,茶汤清亮,似维吾尔族姑娘作“胡旋之舞”时抛洒而开的明黄色裙摆。曾有诗人写道:“曾有人死在姑娘的两条辫子上,也可能死在诗人的两行文字间,我情愿死在叶尔羌一片薄荷的阴影下。”

此地当然也有好酒,高度白酒我喝不得,饮辄醉。那天和当地朋友吃晚饭,杯里被倒了一杯琥珀色的饮品,问这是什么?倒酒的小姑娘抿着嘴儿直乐:“饮料!”一喝,果然有酒味!但却入口甜糯,有浓重的果味儿,拿起瓶子一看,叫“慕萨莱思”。原来是用鲜葡萄为原料酿成的一种果酒,但和葡萄酒完全是两回事,味微酸甜,气味芳香,源自阿克苏阿瓦提县,几乎家家会酿,但口味却不尽相同。据传猛者之酒烈,温者之酒柔;长者之酒余味悠长,少年之酒霸气阳刚;情人之酒有玫瑰花香,而失意者的酒,喝完让人心生沮丧。

其名字背后还有一个凄美的故事——4000年前的楼兰王国,一位美貌的公主慕萨莱思与青年罗布诺尔一见钟情,但国王却把公主嫁给了龟兹太子,公主终因抑郁寡欢离开人世。罗布诺尔每年都带着自酿的葡萄酒来到公主坟前祭奠,并不停呼唤着“慕萨莱思”的名字……后人为了纪念这段感人的爱情,把这种自酿酒叫做“慕萨莱思”,意思是“忠贞的爱情”。

既然是爱情的味道,当然得尝尝!当晚,扶醉而归。投醉眼北望,高大的天山分支——库车县城旁的却勒塔格山,像一排千百年来始终守戍的兵卒,静穆而沉默,刚毅而陡峭,也回望着我这个远道而来的新兵。那一夜,我把心丢在了此地。

苦夏,甜时光

□ 黎武静

一年一度的苦夏灿然来临。打开西瓜,拿着一把小勺子搅啊搅,搅成最天然的西瓜汁,期期艾艾地冻在冰箱里,造物的快乐与等待的愉悦叠在一起,是留给明天最冰爽的一份美味。嗯,今天怎么办呢?幸好我有库存的雪糕、冰淇淋,足以消除这苦夏的暑热。

虽则冬季也可以无畏的姿态装装酷,在北风里咬着冰棍到处走,然而夏天才是属于冰甜的正宗时光,无可替代。大自然造化无穷,四季寒暑分明,所以雪中送炭才叫做风景,暑中冰甜才算得清爽美味。

所谓美味,在最需要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。冰爽的感觉也是

确切地说,我不吃肉。蛋我还是喜欢吃的,海鲜也能吃几种,唯有肉,那真是怎么也入不了我的眼赚不了我的嘴赢不了我的心。一碗红烧肉,有人出一千元让我吃下,我不屑一顾。出一万元,我考虑考虑。毕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。

七岁那年,跟着母亲进城办事,中午在一家小餐馆用餐。母亲难得大方,点了一碗肉丝汤。其实,我倒更喜欢吃些豆芽菜和萝卜干之类的小菜,这也是母亲经常煮给我们吃的。母亲半哄半劝,将一匙一匙漂着肉丝的汤喂我下饭。我当时哪有现在这般狡猾,老实得很,于是忍着恶心,傻兮兮地张着小嘴任母亲折腾。突然,只听“呕”的一声,连饭带汤含肉一股脑儿吐了一地。这真是骗得了自己的嘴却骗不了自己的胃。有好几年,我得了严重的恐肉症,光是看到肉这个字就恶心反胃。

小时候的春节,是我的期盼又是我的灾难。期盼谁都懂,新衣服压岁钱各种零食,灾难是一桌子的大鱼大肉却没有我的菜。因为每种菜几乎都是用“汁水”(鸡鸭猪肉煮过后的高汤)烧出来的。这汁水我只要喝上一小口,一个春节就别想过得舒畅了。外公外婆那会儿已经吃斋念佛,于是春节里去舅舅家吃饭,外婆会特地盛给我一碗烤大头菜用来下饭。大头菜,凉丝丝微微甜的,爽口得很。大人们纷纷嘲笑我的怪癖,甚至某个不太善解人意的大人还会不屑地说,小小年纪,像老太婆一样,吃什么素啊!顿时羞得我捧着饭碗躲到厨房去了。

大学毕业在中学教书,每次在食堂用餐,我总是只挑几样蔬菜吃。总务主任周老师,那个长得有点像扑克牌上老K的大哥哥很关心学校里新来的年轻人。他看我每次都不吃肉,便特地坐到我对面,问我为什么。我说我不吃肉。他睁大小眼睛,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,怎么,你吃素?我赶

一样,只有夏天的炽烈里才能品出它的柔情。

而我们生命里有很多惆怅,其实只是因为那些事那些物那些人没有出现在最恰当的时刻,才会终于怅惘走过,留一段婉转的忧伤。错过的路、无缘的人、无望的爱情,都成为可以回味的回忆。

那些可以握在手中依在身边的的美好,是一条不转弯的幸福路,是一见倾心再见钟情的静水流深,是一诺千金波澜不惊的水到渠成,是皓雪相逢终身携手的姻缘天注定。

在最好的时光遇到最好的人,恰当的时机里恰当地遇见。多么美好!就如,苦夏,甜时光。

紧补充,我不吃素,也吃蛋,但我不吃肉。他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,哦,那你是为了减肥啊,可是你已经那么瘦了,再减下去会变成一把骨头的。我停下筷子想了一会儿,耐心地解释道,我觉得肉味道不好,而且一看到肉,我还会想起它生前的模样,所以我不吃。他顿时哈哈大笑起来,说,那这些蔬菜也有生命啊,你就忍心吃下它们?我向上翻了翻眼珠,彻底没辙了。唉,不吃肉就那么怪吗?

渐渐的,不吃肉已经成了我独特的标签。于是,素素吃素,人如其名,大家伙儿终于都慢慢接受了我的怪癖。倒是我自己,有一天突然较起真来,我为什么不吃肉?

为什么会觉得肉不好吃,这是最重要的。心理作用绝对占不少,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精神病?一见到肉就忍不住想起它的生前。本来鸡鸭鹅,还有其他动物的肉,我吃着顶多不美味。但是一想到它们曾经也是一条条活蹦乱跳的生命,就干脆不去吃了。总觉得我少吃一口,也许能拯救一只鸡或鸭或鹅。爱吃肉的人看了不乐意了,哦,你不是偶尔也吃鱼嘛,那你干吗不去拯救一条鱼?嘿,所以说嘛,我不是吃素,我只是不吃肉。另有几种肉那是真心不敢吃。蛇肉排第一,这吃下去恐怕是要噩梦连连了。和蛇形类似的鳗和黄鳝,我也是不待见的。还有长相酷似青蛙的牛蛙,我也不敢吃上一口。海鲜中的蛏子,伸着两条大长腿,我看上一眼,心里就发怵,当真像唐僧见了人参果一般,口中要念阿弥陀佛了。

我知道,说出这些我不吃肉的原因,很多人会笑,有理解的,也有不理解的。有点怪是一定的了,但应该还不至于异类。毕竟,不吃肉的我长得还挺高大,也不是很丑很蠢。只是当别人遗憾我没有口福时,我可以自得其乐地告诉你,我吃青菜时的快乐和你吃红烧肉时的快乐是一样的。

吃素

□ 俞亚素

总第6338期

配图

汤青

投稿邮箱

essay@cnb.com.cn

